

第十三章 大智若愚

突然间，响起了一声尖厉的竹哨声划破了夜空，传入耳际。

王宜中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又有强敌冲了进来。”

瞎仙穆元身躯一晃，人已到两丈开外，道：“属下瞧瞧来的何许人物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目下不可出手杀人。”

穆元道：“留下活口么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最好引他们来此，见过门主，也好问个明白。”

穆元应了一声，转身而去。

王宜中目光转动，只见四大护法和二老，个个神情镇静，似是对来袭强敌，全然未放心上。静夜中传来了几声金铁交鸣，显然，双方已经动上了手。

赵一绝暗暗忖道：这李子林的人，果然都是久经训练的高手，虽然有强敌混入，而且不停的混战，但却人人都能沉得住气，不闻喝叫之声。

静夜中，只听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，显然，有甚多人

在不停的恶斗。

王宜中道：“高先生，很多人来打架，是吗？”

高万成一欠身，道：“是的，双方至少有三对人在互相拚搏。”

王宜中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咱们到前面去瞧瞧吧！”

严照堂道：“不用门主劳驾，屈下去生擒两个回来，由门主审问。”

正待下令，耳际间突然响起了瞎仙穆元尖哑的声音，道：“敝门主就在前面，阁下有胆子就去见过。”

声音说的甚高，显是有意让王宜中听到。

王宜中凝目望去，果见两条人影，行了过来。

当先一人，正是瞎仙穆元，身后一人，一身青衫，脸上蒙着一条青纱，在夜风中不停的飘动。

瞎仙穆元，行近王宜中身前八尺左右处，停了下来，道：“前面就是敝门门主。”

青衣人虽然戴着面纱，但仍可见胸前的白髯，显然是个年长者。

王宜中只见那人身材修长，却无法瞧见到他的面目。

但那青衣老人，两道眼神，却透出青衫，把王宜中打量得十分清楚。

只听他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剑神朱仑，当真的死了么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朱门主神功绝世，也许他还在人间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如是朱仑未死，贵门中何以推举出新的门主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敝门中事，不敢劳阁下多问。”

青衣人冷然一笑，道：“贵门中新门主这般年轻，只怕

是担当不了什么大事？”

王宜中嗯了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有什么事，说说看。”

青衣老者冷笑，道：“金剑门主，在武林中地位十分崇高，希望是一个有担当的英雄人物，别要是任人摆布的傀儡才好。”

王宜中涉世极浅，对这等极大的轻藐之言，也未感觉到是无可忍耐的羞辱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我确然对江湖中事知晓不多，不过，金剑门中，有不少帮助我的高人，阁下有什么事，如能坦诚相告，在下或可相助一臂之力。”这一番话，有些答非所问，完完全全和那青衣老者的激讽之言背道而驰；但却表现的坦坦诚诚，~~丝毫~~毫无伪度。

那青衣老者听得怔了一怔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阁下作得主了。”

王宜中笑一笑，道：“不一定啊！你先说出来我听听看。”

青衣老者冷冷说道：“贵门中人和提督府的捕快勾当，竟然甘为六扇门中鹰爪子的助手，你身为金剑门的门主，不知是否知晓此事？”

王宜中道：“什么是六扇门中鹰爪子？”

这等江湖术语，王宜中从未听过，如何能够明白。

瞎仙穆元正要接话，却被高万成示意阻止。

二老和四大护法，个个闭口不言，似是要看那王宜中如何应付。

青衣老人气的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是一门之主，竟连六扇门中鹰爪子这句话也不不明白，是成心跟老夫装糊涂了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我说的句句真实，为什么跟你装糊涂啊？”

青衣老者愣住了，半晌才缓缓说道：“诸位，你们这位

门主是怎么选出来的，似乎是完全不懂事啊！”

严照堂双目一瞪，赤须怒张，似要发作，却被那高万成伸手拦住，低声道：“咱们一切遵照门主之意办理。”

赤须龙长长吁一口气，忍下胸中怒火。

高万成说话的声音虽低，但和王宜中距离甚近，是以，王宜中亦听得清清楚楚。

王宜中确已不知如何处理眼下的情势，本想询问高万成，但听得两人对话之后，只好又忍了下去，硬着头皮对那青衣老者道：“在下是否懂事，似是和你无关，你有什么事，说明白一点就是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好吧！贵门中人，和京畿提督府中的捕快勾结在一起，伤了我们的人，在下特来向门主讨还一个公道。”

这一下王宜中明白了，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语声一顿，接道：“你准备向我讨取什么公道？”

青衣老者又是听得一愣，道：“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贵门主纵容属下，勾结官府，杀害武林同道，此事如是传扬于江湖上去，只怕对贵门的盛誉，有些不好吧！”

王宜中摇摇头，道：“没有什么不好，如是你们做了坏事，人人得而诛之，不论死伤于何人之手，那都是罪有应得。”

这一番话并没有错，错在那青衣老者听来却有些不是味道，似乎是对方全不按江湖规矩行事。

那青衣老者虽是口齿伶俐，但遇到了王宜中这等具有极高身份，又全不照江湖规律行事的人，实有些口舌无用之感。沉吟了一阵，道：“和公门中人勾结，乃江湖上的大忌，这一点门主定然是明白了。”

王宜中实是不明白，但也觉着此事不宜再行多问，摇摇头，道：“咱们不谈这个，我先问你几件事？”

青衣老人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你要问我什么？”

王宜中道：“第一，你先取下蒙面的青纱，我要看看你的真正面目。第一，你要说出你的身份、姓名，然后，再说出你的用心，否则我们如何还你公道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在下如是要人瞧我真正面目，也不用青纱蒙面了。”

王宜中一挥手，道：“那很好，你既不愿拿下青纱，咱们不用再谈了，你请便吧！”

青衣老者征了一征，道：“老夫既然来了，岂能就此离去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你不走，我下令撵你走！”

青衣老者只觉对方处事，全是随心所欲，全无轨迹可寻，不禁心头冒火，冷冷地说道：“老夫走了数十年江湖，见过不少帮主、掌门，但却没有见过象你们门主这等糊涂人物。”

王宜中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就算我糊涂吧，咱们不用多谈了。”转身准备离去。

那青衣老者数度出言不逊，四大护法都已怒火填胸，准备出手，但一直为高万成示意所阻，强自忍耐，但人人气忿之色，都已形诸于神色之间。

只有高万成面上带着微笑，似是十分欣赏王宜中这等处事之法。

只听那青衣老者大声喝道：“站住。”

王宜中正待举步，闻言又回头说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阁下大智若愚，故装糊涂的才智，在下

是不得不佩服了，既是口齿上无法说得清楚，说不得在下只好领教门主几招了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动手打架？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不错，动手打架，门主请先出手吧！”

王宜中呆了一呆，双目突然暴射出淇淇神光，直逼在那青衣老者的脸上。

那青衣老者乃久走江湖，阅历丰富的人，看那王宜中的举动，本不象身负武功的人，但他瞪目一瞧，暴射出的凌厉神光，却又分明是一位内功极端精湛的人物，不禁为之一呆。

那两道淇淇眼神，不但使得青衣老者瞧出了情势不对，就是那四大护法和二老也瞧得为之一呆。

这些人都是内外兼修的第一流高手，一见那两道眼神，都看得出那是有着极为精深内功的人，才有那等逼人的眼神。

忽然间，王宜中敛去了双目中淇淇神光摇摇头，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我不会武功，无法和你打架。”

青衣老者又一呆，但他已不敢再行轻视这位年轻人。

他忽然觉着自己一句激讽之言，竟然说对了，这位王公子是一位大智若愚的人物，一切似都在故意装作，他明明有一身精深的内功，却故意说出不懂武功的话来。

严照堂突然一抱拳，道：“门主如是不愿亲自出手，随便指命一人，都可以使这位不速之客，现出本来的面目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那么，就由你出手吧！”

严照堂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大步向前行来。

金钱豹刘坤厉声喝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，这一阵让给小弟如何？”

也不待严照堂答话，飞身一跃，人已跃到严照堂的身前。

严照堂回顾了王宜中一眼，道：“刘坤请命，属下是否要让他一阵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不论你们那个出手，都是一样。”

严照堂道：“谢门主。”缓步退到王宜中的身后。

金钱豹刘坤真象一头豹子那般灵敏，身形一晃，未看他举脚踏步，瘦小的身形，已窜到了那青衣老者的身前。拱拱手，道：“在下刘坤，奉门主之命，领教阁下几手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金钱豹，金剑门中四大护法之一，身形瘦小，轻功极佳，踏雪无痕，翻山越岭，如履平地，练成铁爪神功，五指能抓入青石坚壁之中，平常对敌，不动兵刃，遇上劲敌时，才肯动家伙，用的是铁佛手。”

他一口气如数家珍一般，把刘坤的特征以及使用的兵刃，特殊武功成就，说个清清楚楚，听得全场中人都不禁为之一愕。

尤其是赵一绝和王宜中，更是听得津津有味。

刘坤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想不到啊！你竟对我刘某人如此器重，难为你打听的如此详细，不过，这不足为奇，刘老四在江湖走了几十年，我有些什么成就，用的什么兵刃，在武林之中，已经是不算隐密，重要的是，要看阁下是否能够对付得了。”

青衣老者道：“阁下不信我能对付，那就出手试试。”

金钱豹刘坤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在下正想领教。”

身形一晃，不见他怎么作势用力，人已陡然凌空而起，抓向了那青衣人的前胸。

出手神态，确有凶豹扑人的气势，大约金钱豹的绰号，亦是由此而来了。

青衣老者横闪五尺，想避开对方的抓拿之势。

但刘坤动作迅快，有如灵豹转身一般，一个快步闪身，右手收回，左手探出，仍是抓向青衣人的前胸。

青衣人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这一招金豹灵爪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”口中说话，人却避开五尺。

刘坤道：“你就试试这一招如何？”

左手收回，右手探出，仍然是抓向那青衣人的前胸。

青衣老者一连闪避五次，刘坤仍然一招不变形态的攻势，左右双手，交错收回。

赵一绝也算得见多识广的人物，但却从未见过这样的打法，只觉刘坤那攻出的掌势，招招都可以开肚断肠。

那青衣老者左右飞跃，不停的躲避，但刘坤两手交替攻出，屈指如勾，也始终不变招式。

两人搏斗极为快速，但看上去，却又有些滑稽可笑，很像一只凶猛灵活的豹子，在摆一只狡猾的老狐。

王宜中看两人的奇怪打法，不禁微微一笑。

高万成低声说道：“这一招金豹灵爪，乃刘护法一记猛恶攻势，虽是一招，但却变化万千，灵活异常，很少有失手的情形，这青衣老人足能够连避开了十几次，实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我奇怪，他们为什么不换一个打法呢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高手相搏，很爱赌气，刘护法希望能一招克敌，却被强敌闪过，心头火起，硬是要用这一招伤敌；那青衣老人心中也在赌气，硬是要避开他这一招，所以不肯出手还击。”

王宜中啊了一声，道：“他们两人，这一招要打多久呢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日下刘护法已占优势，再下去，那青衣老人如还是不肯还手，必然伤在刘护法的掌下。”

语声甫落，突闻唰的一声，那青衣老人前胸的衣服，被刘坤指尖扫中，登时划了一两尺长的一个口子。

青衣老人怒喝一声，翻手拍出一记掌力。他含怒出手，掌力奇大，暗劲汹涌，直逼过来。

刘坤大喝一声：“来的好！”右手一推，硬接下对方一记掌势。

但闻砰然一声，双方掌力接实，彼此半斤八两，各自都被震的向后退了一步。

这一掌硬拼，使得双方都为之心震骇不已，彼此都不肯再存轻视之心。

刘坤定定神冷笑一声，道：“阁下是真人不露相啊！”

那青衣老人脸上蒙着青纱，别人无法瞧出他的表情如何，只听他缓缓应道：“金剑门中的四人护法，果然非浪得虚名之辈。”

刘坤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你朋友夸奖了。刘老四已经很多年来和人动过手了，今日逢到你朋友这个好对手，刘老四也可以放开手大打一架了。”

那青衫人淡然说道：“阁下可是觉着一定能够胜我么？”

刘坤摇摇头，道：“刘老四一生不打妄语，咱们胜负的机会各占一半。”

青衫人道：“不错。老夫也有这个看法。但阁下自知只有一半的机会，难道还要赌一下么？”

刘坤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咱们武林中人，大都难逃搏杀一死，能遇上一个对手，打个生死出来，那也算得人生一件乐

事了。”

青衫人缓缓说道：“好吧！阁下既然一定要打，在下只好奉陪，不过，有一件事，咱们必须要先行谈好。”

刘坤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老夫小觑了你们金剑门中四大护法，这是老夫失策之处；但你们如要施车轮战法，老夫就愿意认输。”

刘坤道：“阁下之意呢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如若咱们一定要分个生死出来，那么就要只限咱们两人动手相搏。”

刘坤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个么，阁下可以放心，刘老四既然要和阁下作生死之战，自然用不到别人帮忙。”

赤须龙严照常高声说道：“老四，不可轻作允诺。”

刘坤道：“大哥，你要原谅小弟已经答应了。”

纵声大笑一声，又道：“自从朱门主故世之后，咱们严守遵命，已然十余年未在江湖上走动过，闷的心情好苦，今日难得有此机会，小弟要放手一搏了。”

高万成低声说道：“门主，目下只有你以门主的身分，才能阻拦这件事情了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我，我，我能够阻止么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对！只有门主，才能够阻止他们这场搏斗。”

王宜中啊了一声，转头看去。

只见那位金钱豹刘坤，已经摆好了动手的门户，准备和那青衣人动手一搏。再看那青衣人，却似是有些畏敌之心，不敢向前逼近。

两个人，形态是大不相同，刘坤豪气奋发，心中似是极为畅顺，随时准备出手，那青衣人虽然戴纱，但仍然可瞧出

他畏怯的神态。

只听刘坤震耳的怪笑声，传入耳际，道：“朋友，你出手吧！”

青衣人道：“好，刘护法既已存了非打不可之心，在下就恭励不如从命了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慢一些！”

青衣人借机止步，向后退开三尺。

刘坤却转身抱拳一礼，道：“门主有什么吩咐？”

王宜中道：“我如是不让你们打，你是不是肯听我的话？”

刘坤征了一征，道：“如是门主下令，属下怎敢不遵？”

王宜中道：“好吧！那我就下令不许你们动手。”

刘坤欠身退了三步，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

王宜中目光转到那青衣人，道：“我不许你们打，你是否肯听我的话？”

赵一绝听得暗暗好笑，忖道：对方本是敌人，如何能这样一个问法？

事实上，王宜中这句话，不但使赵一绝听得好笑，而且，问的那位青衣人大大的感到为难。

只见他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老夫倒是不必听你的话，不过，刘护法的武功，高出了老夫的意料之外，因此，老夫也不愿彼此拚一个生死出来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说了半天，你还是听我的话了。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就算是吧！”

王宜中道：“本来嘛，你们既不相识，自然用不着拚命了。”

青衣人拱拱手，道：“贵门中高手如云，老夫已自知无

能入林，我这里告辞了。”

王宜中抱抱拳，道：“不送，不送，你好走！”

高万成低声说道：“要他停住。”

王宜中大声喝道：“阁下留步。”

青衣人回头说道：“门主还有什么吩咐？”

王宜中道：“你等一下。”

回顾了高万成一眼，道：“有什么事和他谈呢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咱们金剑门在江湖上，是大有名望的门户，岂能让人随意来去。”

王宜中啊了一声，道：“那么，咱们应该如何呢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要问明他来此地的用心何在？”

王宜中道：“如是他不肯讲呢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那就请门主下令，把他留下来。”

王宜中点点头，回顾那青衣老人一眼，说道：“你都听到了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听到了。”

王宜中道：“你如自信有能力破围而出，那就只管请走，如是自觉无能破围离此，还请说明来意。”

青衣老人目光转动，只见王宜中身后四大护法，个个蓄势戒备，大有立刻出手之意，心知今日已难善离此地了，轻轻咳嗽了一声，道：“看来老夫如不说明来意，很难生离此地了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不错，你朋友如是想生离此地，看来只有说明内情一途了。”

青衣老人沉吟不语。

高万成冷冷接道：“武林之中，不少误杀，你朋友大约心中明白，如是你今夜想生离此地，希望你朋友能说个明白

出来：如是你朋友连面纱也不取下，身受误杀之后，岂不是冤枉的很。”

青衣老人沉声说道：“如是老夫能够说明来意，老夫就可以离开此地了？”

王宜中道：“对啊！说个明白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你朋友要先取下蒙面青纱。”

青衣老人突然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诸位似乎是很想见识一下老夫的真面目了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也许我们认识你，阁下既能对我们金剑门中人物这等熟悉，在下不相信不认识阁下。”

青衣老人缓缓伸手取下蒙面黑纱，道：“诸位瞧瞧，是否认识老夫？”

高万成凝目瞧了那老人一眼，突然向前行了一步，抱拳说道：“万兄，你这玩笑开的不小啊！”

青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你们听了半天，就听不出是老夫的声音么？”

高万成道：“你万兄，精通十余省的方言，随便说一种话，咱们如何能听得清楚。”

青衣老人笑道：“你们藏的如此隐密，老夫找了足足一年时间，才找到了此地。”

高万成脸上笑容突然敛失，缓缓说道：“万兄费了近一年的时间找我们，必然是发生了很重大的事情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不错，万某人一向是夜猫子飞进宅，无事我不来。”

高万成深深一个长揖，道：“万兄有何见教，我等洗耳恭听。”

青衣老人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我要先说明一件事，今宵中我是一个人。”

严照堂道：“那些和我们动手的人呢？”

青衣老人道：“他们大约是来探道的，一共只来了四个人，一个人伤在埋伏之下，一个人混了进来，两个人，大约是还被你们拦在第二道埋伏外面动手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多谢万兄指点，敝门主自会有应对之策。”

王宜中既被点明了，不得不想法子处理，回顾了瞎仙穆元一眼，道：“能生擒他们一二人，问明内情最好，不能生擒，那就下手格杀。”

瞎仙穆元一欠身，道：“属下领命。”转身一跃，消失于夜暗之中。

王宜中回顾群豪一眼，道：“穆元一人，足可对付来人，咱们到大厅中坐吧！”

言罢，自行举步向前行去，突然之间，他似乎开了一窍，了然自己在金剑门中身份。四大护法，分为左右。

高万成一抱拳，道：“万兄请。”

青衣老人也不客气，举步随在四大护法的身后。

金剑门中二老，走在最后压阵。

一行人直入大厅，各以身份落坐，两位当值的青衣童子，献上香茗。

高万成抱抱拳，道：“万兄，来的巧极，金剑门的新门主，适于今日就位，万兄及时而来。”

青衣老人哈哈一笑，道：“高老弟难道忘了我万大海，一向被人称作一帆顺风么？这几十年来，我在江湖上闯南走北，全凭一片好运气。”

高万成笑了一笑，道：“万兄过谦了，那是算无遗策的智略，运气之说，岂可仗恃。”

万大海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人家都这么说我，反正我走了几十年的运，大约是不会错了。”

刘坤突然一抱拳，道：“适才，实是不知是你万兄大驾光临，得罪之处，还望海涵。”

万大海道：“刘老弟请坐，是老夫玩笑开过了火，和你刘老弟无关。”

刘坤笑道：“就在下所知，万兄有一个外号，叫做万事通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万大海道：“这万事通的雅号，老夫是愧不敢当，但在下数十年冷眼看江湖，恩怨纠葛，情孽牵缠，知晓的比常人多一些罢了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万兄，此番前来，定有高里，敝门有主，已可再插手江湖中事，万兄，就请当敝门门主之面，说出高论。”

万大海捋须沉吟，默然不语。

高万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万兄的规矩，在下明白，万兄但请直言，金剑门决不会负你万兄。”

万大海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件事很重大，不但和贵门有关，牵连所及，恐将波及整个的江湖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这件事既是牵到整个武林，万兄是否已通知其他的门派。”

万大海道：“没有。金剑门在武林中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派，因此，在下先找贵门中人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万兄很看得起我们金剑门。”

万大海道：“除了公谊之外，还有私情，朱门主在世之日，对我万某人有过救命之恩。”

轻轻咳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武林中对朱门主的死讯，一直是半信半疑，但最近，武林中却似是证实了朱门主的死讯，而且是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想当然耳！朱门主十几年未在江湖上出现，自然难免被人猜疑。”

万大海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最不利贵门中的消息，是有几位武林中的大魔头，正准备联手把贵门中人搏杀一部份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有这等事？”

万大海道：“老夫在江湖上的信用，你高老弟大概明白，一向是不打诳语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这个，在下自然相信得过。”

万大海道：“那很好，诸位既然是肯相信我，老夫就说了下去了。”

沉吟了一阵，接道：“就老夫所知，几个联手的老魔头，已经开始行动，今夜之人，就是他们派来的探道属下。”

严照堂道：“万兄可知道都是些什么人？”

万大海道：“就老夫所知，其中有一位自号枯木老人。”

严照堂接道：“枯木老人，没有听说过啊！”

万大海道：“就是他很少在江湖上出现，所以，老夫才觉着不对。”

那紫袍老人突然接道：“应了朱门主的遗物之一。”

高万成道：“以万兄在江湖上的经历，想必对那枯木老人知晓一些内情了。”

万大海略一沉吟，道：“这些日子中，老夫一直在探听